

陸

子

學

譜

陸子學譜卷之八

弟子三

陸川胤 煥校

徐文忠公誼

宋史本傳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乾道八年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羣下多恐懼顧望。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上遂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情矣。知徽州陞辭屬光宗初受禪誼

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歙縣有妻殺夫繫獄。以五歲女爲證。誼疑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緩之未覆也。會郡究實稅於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久繫飢而大叫。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後寃者得釋。吏皆坐罪。閩郡以爲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孝宗疾浸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慰納從容。然目眇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禱祠郊廟。進皇子嘉王參決。丞相留正不克用。孝宗崩。上不能喪。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保吳玘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禫。正憂俱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人臣爲忠則忠。爲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傷。外欲坐觀。謂歟。國家安。

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而知閤門事，韓侂胄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閤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於憲聖。侂胄因內侍張宗尹開禮達汝愚意。憲聖許之。寧宗即位，誼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胄恃功，以賞薄浸觖望。誼告汝愚曰：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雅器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始衆，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揆事。願因阜陵訖事以去。寧宗已許之。侂胄出入禁中，無度。誼密啓汝愚無計防之。乃直面諷侂胄。侂胄疑將排己，首謁誼退。東裝冀還謁留之。通廢勤。誼不往。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罪狀。侂胄疑汝愚誼知其

情益恨怨。以御史劉德秀胡紘疏。責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移袁州。又移婺州。久之。許自便。復官提舉崇道觀。起守江州。加集賢殿修撰。陞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溱州。以待和。時時鈔掠。與宋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迸流江南。在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拊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勿從中御。朝廷俱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誼嘗與紹興老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爲圖式。後誼文忠。

按宋史徐文忠公傳。悉本於葉水心所爲墓誌。其棄而未收者。尚十之五。今附錄其論公所學者。云公少而異質。自然合道。天下雖爭爲性命之學。然而滯痼於語言。播流於偏末。多茫昧影響而已。及公以悟爲宗。縣解朝徹。近及日。

用之內爲學者開示修證所緣。至於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寔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有得也。水心未嘗師陸子。其言亦不能得陸子所以爲學之功。與所以教人之法。然其語意則固譏切紫陽而推崇青田矣。

事蹟書問

先生年譜乾道八年壬辰春。記徐誼子宜侍學。又云子宜侍先生。每有省益。是時誼與先生並以得解赴南宮試。同在行都也。省試後先生曰。某欲說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却無。蓋從學在省試之先。故試後論試卷如此。慶元僞學之禁。除爲首四人外。朱子居第一。徐文忠公第二。其端始於寧宗慶元三年。知綿州王沈上疏。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學。舉薦闕陞。及刑廉吏。自伐之人。並令省

部籍記姓名與閔慢差遠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簡四人爲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達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萬里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傑李祥楊簡趙汝諫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遠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忞滕李臺王厚之孟浩趙莘白炎震皇甫斌危仲壬張致遠楊宏中周端朝張術杜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共五十五人。包顯道錄先生語因舉徐子宜語云與晦巷月餘說話都不討落若先生說話一句即討落著。

先生與徐子宜書云某無能連黜銓寺。今始以免試擬隆興靖安簿六年闕去家四百里久離侍下欲急歸文字但託漳

更取比來所得朋舊多好氣質講切端的亦自覺稍進兄爲
學必日新恨不證於兄也端卿若叟成之淳叟諸公自相講
切皆自謂有益某觀之甚不謂然諸公雖各不同然學失其
正一也嘗論其說均爲邪說其行均爲詖行淳叟最先知過
成之相信甚篤然業滯竟未開明端卿力戰大屈而後有省
番叟相見始恐懼而又不能諫然見李叔潤與之言惡俗交
我之處茫然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以爲學第恨相處不
久耳此心之良人所均有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流浪
展轉飛賤陷溺之端不可勝窮最大害事名爲講學其實乃
物欲之大者耶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質之懿者乃使之困
心疲力而小人乃以濟惡行私見質性篤厚行已有耻不至
有是然近來講學大率病此不敢不相告劉伯正嘗相聚否

聞其莊整。適是有進不及作書。頗爲致意。天民重困。猶昔皆聞見。駭非之。樊近嘗苦口與言。稍能自反應之。亦復荒唐。今此相聚。相款志。獨却篤知。非甚明有可喜者。亦可爲天民慶也。端木君舉象先益之。諸兄時相聚。否蔡行之。何以不來。參部彭子復。戴少望。皆安在。爲况如何。前年得少望書。復書願切磋之。不知其書曾達否。兄講下多秀異。否劉司業在江西。民甚賴之。以與同官不協。得綿州去矣。便中特此奉記。室餘祝爲吾道自重。

先生與子宜第二書云。婺女之行。道經上饒。往往聞說。其中令無狀。與臨川大不相遠。既而聞景明劾罷上饒南康二守。方喜。今時監司乃能有此。差強人意。劉文潛在漕江西。光前絕後。至其帥湖廣。乃遠不如在江西時。人才之難如此。某人

始至人甚望之。舊聞先兄稱其議論。意其必不碌碌。乃大不然。明不足以得事之實。而姦黠得以肆其巧。公不足以遂其所知。而權勢得以爲之制。自用之果。反害正理。正士見疑。忠言不入。護吏而疾民。陽若不任吏。而實陰爲所賣。姦猾之謀。無不得逞。賄賂所在。無不如志。聞有一二行遺形。若治吏而僞文。詭辭。詔頌乞憐者。皆可回其意。下人轉移其事。如轉戶。樞。胥。輩。窺之。審。玩之。熟爲日久矣。所欲爲者。如取如携。不見有毫髮畏憚之意。惟其正論誠意。則扞格而不入。乃以此自謂其明且公也。良民善士。疾首蹙頰。飲恨吞聲。而無所控訴。公人世界。其來久矣。而尤熾於今日。公人之所從得志。本在官人。不才。然向者。邪說不甚盛。風俗不甚壞。公人未盡得顯。然肆意。官人未盡與公人一律。官人之才者。固有實益。亦難

得盛譽。官人之不才者。亦尚藉常理常心。默有維持。未至泯然大亂。十數年來。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陶冶。沉涵浸漬。靡然一律。而書生腐儒。又以經術爲之羽翼。爲之干城。沮正抹之勢。塞德治之路。潛禦其侮。陰助其瀾。故官人之才者。易以自見。易得盛譽。而無補風俗。無救大勢。至其不才。必至大亂。中人無以自立。皆從風而靡。隨波而流。守正而材術不足。以自見者。其心僅不泯滅。而不復可伸。外之驅迫流徇。諸亦不少矣。此今時之大勢。今之爲善者。猶持杯水救車薪之火也。然持杯水者。常少。而抱薪者。常多。某竊有區區之說。以爲可以絕薪而致水。要在於不厭詳復。不忽卑近。相與就實。以講求至理。研覈其實。毋遽以大意粗說蓋之。則至理可明。誠說可破。至理明。誠說破。則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無不

可爲者。君心國論。亦有致力處。豈直州縣官吏間哉。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民爲大社稷次之。君爲輕。民爲邦本。得乎。正民爲天子。此大義正理也。今縣家親民撫字之職也。縣家而害民。州家得以治之。州家而害民。使家得以治之。今州家使家。墜之以胥吏。塞之以僚屬。所賴以通閭巷田畝之情者。有被害者。赴愬也。今乃以告訐把持之名。而抑絕之。近來胥吏之妙用。專在抑絕赴愬者之路。懲一二以威衆。使之吞聲斂衽。重足脅息。而吾得以肆行而無忌。監司太守。有服其役。任其怨。而不得享其利者。有相爲相役。而共享其利者。

慈湖莫子宜辭云。別去辭色。惟十五年。謂當合并。可以從容奉話言。胡爲寢疾。繼以訃傳。傳訃惟審某當哭于寢門之外。

時疾作不可如志嗚呼哀哉。子先我覺導我使復親象山以學。某即從教。自是亦小覺。虛明靜莫變化云。爲不可射度。知及仁守。聖訓具在。某尚欲與子共講仁守之方。道阻且長。而遽永寂。哭以遺奠。匪邇匪遠。

蔡文恭公幼學

宋史本傳

蔡幼學字行之。温州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傅良有文名於太學。幼學從之。遊月書上祭酒芮莘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宴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畧曰。陛下資雖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未正。治雖精勤。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冀太平。

且暮至奈何。今十年風俗日壞，將難扶持，紀綱日亂，將難整齊。人心益搖，將難收拾。吏慢兵驕，財匱民困，將難正誅。又曰：陛下耻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爲美談。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弘爲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率爲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嬖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差駮，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蓋指張說也。帝覽之不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丁父憂，再調潭州執政，薦於朝。帝許之。且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參政施師點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上作思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遂除勅令。

所刪定官首言大耻未雪。境土未復。陛下睿知神武。可以有爲而苟且之議。委靡之習。願得以緩陛下欲爲之心。孝宗喜曰。解卿意。欲令朕立規模爾。每以母憂去。光宗立。以太學錄召改武學博士。踰年遷太學。擢秘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幼學上封事曰。陛下自春以來。北宮之朝不講。比者壽皇慈豫。侍從臺諫。叩陛請對。陛下拂衣而起。相臣引裾。羣臣隨以哀泣。陛下退朝。宮門盡閉。大臣累日不獲一對。清光望日之朝。都人延頸。遷延至午。禁衛飲恨。市厘軍伍。謗誹籍籍。旁郡列屯。傳聞疑怪。變起倉卒。陛下實受其禍。誠思身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人民。壽皇所命。則時昔慈愛有感乎心。可不獨出聖階。復父之歡。弭宗社之禍。疏入不報。寧宗即位。詔求直言。幼學又上陛下

欲盡爲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謀傾君子。爲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與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攬棄。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羣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等不吐。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熙寧元豐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自大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錢。有銀絹有賜學。程本錢。有經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椿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權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切學既論列時政。其極歸之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爲僞學。異論者立黜。切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陛辭言。今除投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

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此。願
旣。胄聞之不悅。既至官口。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幼學每舉
浴訪。遂爲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
點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勸旣。胄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召幼
學爲吏部員外郎。入見。言高宗建炎間。滅婺州。和買絹折羅
事。因諭輔臣曰。一日行得如此一事。一年不過三百六十事
而已。陛下除兩浙丁錢。視高宗無間然。而兵事既開。諸路罹
鋒鏑。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調募科需之擾。惟陛下以愛惜
邦本爲念。選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中書舍人。旣。胄既
誅。餘黨尚塞正路。幼學次第彈劾。寃黜尤衆。號稱職。還中書
舍人。兼侍講。故事。閣門宣贊而下。供職十年。始得路都監。若
鈐轄。旣。胄壞成法。率五六年七八年。即越等除授。有已授外。

職猶通籍禁聞者。幼學一切釐正。嘉定初，同棲銓知貢舉。時正學久錮，士專於聲律度數。其學支離，幼學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復於正。兼直學士院，內外制皆溫醇雅厚，得體人多稱之。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職。趙師異除知臨安府，異辭故事當有不允，詔幼學言師異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革命。遂寤，改兼侍讀。師異命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府，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民。福建下州例抑民買鹽，以戶產高下均賣者曰產鹽，以交易契紙發科數者曰浮鹽，皆出常賦外。久之，遂爲定賦。幼學力請蠲之，不報。提舉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不如令者籍其資。幼學曰：罔民而可，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因言錢弊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遂陞寶謀。

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召權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尋兼太子詹事。先是朝廷既遣歲幣入金境。適值其有難。不果納。則遽以兵叩邊。宗之中外洵洵。皆言當亟與。幼學請對。言王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奄至。且肆其侮慢。形之文辭。天怒人憤。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乎。於是朝論奮然。始詔與金絕。幼學因請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定衆志。公汲引以合材。謀審懷附。以一南北。帝稱善。一夕感異夢。星隕於屋西南隅。遂卒。年六十四。幼學早以文鳴於時。而中年遂作。益窮根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質凝重。莫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及辨論義理。縱橫闢。沛然如決江。才難辨士不及也。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臆辨疑。益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於世。

遺事

先生年譜云。乾道八年。先生試南宮。奏名。諸賢從遊。聽其言。者與起。永嘉蔡幼學爲省元。連日無所問難。先生問其志。乃答曰。幼學之志。在於爲善而已。先生嘉歎。而勉勵焉。此師事先生之實錄。而傳止云。師陳傅良者。蓋學文於陳。而學道於先生也。

按宋史本傳不載蔡幼學。蓋惟考趙希弁讀書附志。跋國朝編年政要四十卷云。右兵部尚書太子詹事蔡文懿公。幼學所編也。希弁南宋人。既知其謚。必不謬也。又云。其書自太祖建隆之元。迄於欽宗靖康之末。祖春秋之法。而參以司馬公舉要。呂氏大事記之例。宰輔拜罷表。諸年首。其于朝請大夫直秘閣提舉福建路常平義倉茶事。箴敘而

刻之

羅文恭公點

宋史本傳

羅點字春伯撫州崇仁人六歲能文登淳熙三年進士第授
定江節度推官累遷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歲旱詔求言
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
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
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爲於天下未見其可
也自旱暵爲虐陛下禱羣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朔未
諫言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
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當者審
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亂萌自消矣遷

秘書郎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寧宗時以皇孫封英國公。點兼教授。入講。至晡時不輟。左右請少憩。點曰。國公務學不休。奈何止之。又撫古事勸戒。爲鑑古錄。以進。高宗崩。孝宗在諒間。皇太子參決庶務。點時以戶部員外郎兼太子侍讀。出使浙右。遷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被命使金。告登寶位。會金有困。表迫點。易金帶。點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有死而已。帶不可易。又詰點不當稱寶位。點曰。聖人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至尊。金人不能奪。上嘗謂點。卿舊爲宮寮。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憚啓告。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小人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

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鮮矣。若昔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皇子嘉王年及弱冠。點言此正親師友進德業之時。宜擇端良忠直之士。參侍燕間。遂除黃裳為翊善。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彊聽斷。意不在事。宰執奏陳。備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宮中燕遊之樂。錫賚奢侈之費。已騰於衆口。彊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紹熙三年十一月。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宮。既而中報。點言自天子達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闕者。三綱五常所係甚大。不啻以為常事而忽之。上過宮意未決。點奏陛下已。日過宮。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

况人主之事親乎。今陛下久闕溫清。壽皇欲見不可得。萬一
憂思感疾。陛下將何以自解於天下。嘗召對便殿。點言近者
中外相傳。或謂陛下內有所制。不能遽出。溺於酒色。不恤政
事。果有之乎。上曰。無是。點曰。臣固知之。竊意宮禁間。或有撰
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夫閭閻匹夫。處閨門逆境。容有縱酒
自放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如青天白日。當風雨雷電。既濟
之餘。湛然虛明。豈容復有纖芥停留哉。上猶未過宮。點又奏
竊聞嘉王生朝。稱壽禁中。以報劬勞之德。父子歡洽。寧不動
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十一月。點以言不見聽。求去。不許。十
二月。試兵部尚書。五年四月。上將幸天津園。點請先過重華。
又奏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一無間言。止緣初郊。遠求
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護間。遂生憂疑。以臣觀

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設有讎間。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譏。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下一出。即當釋然。上猶未行。點乃率講官言之。上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乎。及壽皇不豫。點又隨宰執班進諫。閣門吏止之。點叱之而入。上拂衣起。宰執引上裾。點亟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衆慟哭而退。越三日。點隨宰執班起居。詔獨引點入。點奏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

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壽皇崩。點請上奔喪。許而不出。拜遺詔於重華宮。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面對口奏。不預也。寧宗嗣位。人心始定。拜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有事明堂。點扈從齋宮。得疾。卒。年四十五。贈太保。諡文恭。點天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辨。點曰。當先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書問

先生與春伯書云。適聞晉東奉常鄉於柄用。深爲吾道慶。大蓋之去。四方屬目。惟新之政。藐未有所聞。鄉來相聚。不爲不

久不能。有以相發。每用自愧。屬聞來示。尤爲惕然。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往聖之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蓋一家也。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來書言朱林之事。謂自家屋裏人。自相矛盾。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至其怙然不悛。則當爲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安分儕黨。反使玉石俱焚。此乃學不知至。自用其私者之通病。非直一人之過。一言之失也。近見臺端逐林之辭。亦重歎其陋。羣兒聚戲。雜以猥狡。尚何所望。非國之福。恐在此而不在彼也。

按先生與劉志甫書云。與春伯一書。痛箴其陋。即此書也。

光宗紹熙元年先生又與春伯書云某夏中拜之任之命適感寒伏枕幾至於殆月餘少甦又苦腸痔七月四日始得離家九月三日抵二泉即日交割是間素號閒靜至此未嘗有一字揭示每事益去其煩事至隨手決之似頗不忤於人心士民相敬向吏輩亦肅肅就職獄中但有向來二大囚一已奏未報一已報而憲臺未來者覆除此牢戶可聞寂矣自外視之真太平官府然府藏困於連年接送實亦匱乏簿書所當整頓廬舍所當修葺道路當治田萊當闢城郭當立武備當脩者不少朝夕潛究密考思無少暇外人蓋不知也真所謂心獨苦耳今時仕宦書問常禮與朝夕非職事應接者費日力過半比來於此等固不敢簡忽第亦不敢以此等先職事拙鈍之質迺今尚有缺典如臺諫侍從當啓劄今皆未辦

所恃萃賢。必不以此督過。萬一致簡慢之疑。更賴故人有以
調其之職事間。有當控訴者。續得盡情。春伯資望日隆。宜在
兩地優矣。濡筆以待。慶牘向寒。爲國保愛。

戴文端公溪

宋史本傳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也。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
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事。
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始。陸博士奏兩淮當立農
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閑田。諭民主出財。客出力。主客均利。以
爲救農之策。除慶元府通判。未上。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
開禧時。師潰於符離。溪因奏沿邊忠義人。湖南北。益商。皆當
區畫。以銷後患。會和議成。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

參議軍事數月。召爲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凡六轉爲太子詹事兼秘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學。溪辭以講讀非詹事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服說書。非公禮。毋嫌也。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爲說。以進。權子部尚書除文華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諡文端。溪久於宮僚。以微婉受知。春宮然立朝建明。多務秘密。或議其殊乏骨鯁云。

按戴文端史稱字肖望。先生集中俱作少望。

書問

先生與戴少望書云。某銓曹報罷歸。已及秋。侍親粗適。無足道者。向辱下問。諄諄時竭愚心。辱以爲可語。益用不敢不自

或於左右別既經時。兄亦涉歷千里而歸。妾女宿留龍窟。卧病與凡航川與陸者無往而非進學之地。來示謂向意爲學而新功殊未冢。有以見教者何耶。起居食息。酬酢接對。辭氣容貌顏色之間。當有日明日充之功。如木之日茂。如川之日增。乃爲善學。古人之多多形容咏嘆者。固皆吾分內然。我賊陷溺之未免。則亦安得不課其進。雖如顏子。夫子猶曰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以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哉。如中庸大學論語諸書。不可不時讀之。以聽其發揚告教。我賊陷溺之餘。此心之存者。時時發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充養之功不繼。而乍明乍滅。乍流乍窒。則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何時而可復耶。任重道遠。緊兄是望。敢布胸臆。少見切磋之誠。且以求教。

按先生與徐文忠公誼書云。前年得少望書。復書頗切。礎之。即謂此書也。

李叅政性傳

宋史本傳

李性儔字成之。宗正寺主簿。舜臣之子也。嘉定四年。舉進士。歷幹辦行在諸軍審計事。進對有崇尚道學之名。未遇其實。帝曰。實者何在。性傳對曰。在陛下格物致知。以爲出治之本。遷武學博士。尋爲太常博士。兼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陞太常寺丞。兼權工部郎中。兼權都官郎官。遷起居舍人。兼侍講。疏言。東周以後。諸侯卿大夫。皆以既葬而除服。秦漢之際。尤爲淺促。孝文定爲三十六日之制。則視孝惠以前。已有加矣。東漢以後。又損之爲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之至也。千

數百年惟晉武帝魏孝文爲之。後古之制而羣臣沮壞未克盡行。惟孝宗通泰三年。近古所獨。陛下繼之。至性克盡。前烈有光。乞以此疏付之史官。庶幾四海聞風。民德歸厚。遷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權刑部侍郎。進禮部侍郎。以臣僚言罷。尋以寶章閣待制知饒州。改知寧國府。再知饒州。復以言罷。召爲兵部侍郎兼侍講。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升兼侍讀。權兵部尚書。進讀仁皇訓典。乞讀帝學。從之。權吏部尚書。臣僚論舜臣立廟封爵事。落職。提舉太平興國宮。淳祐四年。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五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知政事。尋同知樞密院事。未幾落職。與郡。十二年。以資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寶祐二年。依舊職。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觀文。

殿學士致仕李特贈少保

書問

先生與高應朝書云。成之到此。講切曲折。具應之書中。大抵學者各倚其資質。聞見病狀。雖復多端。要爲戕賊其本心。則一而已。

先生與李成之書云。某去冬。距對班數日。忽有匠丞之除。王給事遂見繳。既而聞之。有謂吾將發其爲首相爪牙者。故惶懼爲此。抑可憐也。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遠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向。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羣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汗人齒頰哉。鄉來面對。粗陳梗槩。明主不以爲狂。而條貫靡

竟。終。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欲。俟。再。望。清。光。輪。寫。忠。藎。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又嘗與書論學云。李尉處附至三月晦日書發讀慰浣之極。別紙尤見情實。歷述病狀。可謂自知之審矣。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奮拔植立。豈不在我。若只管譏評。因循不能勇奮。特立如官容奸吏家留盜虜。日積憂患。而不勇於一去之決。誰實爲之。今幸尚知其爲奸盜。而忠苦之。護惜玩愒之久。深以習熟便安之。未必不反以爲忠良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豈獨爲國而然。爲家爲身。益一理也。願精思深察。致一日克己復禮之力。當有勿憂宜日中之快矣。

先生與徐子宜書云。成之相信甚篤。然蒙滯竟未開明。

呂寺丞祖儉

宋史本傳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表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終更赴銓。丞相周必大語尚書尤袤。招之。祖儉已調衢州法曹。而後往。見漕時經畧廣東。欲辟爲屬。祖儉辭。尋以侍從鄭僑。張杓。羅點。諸葛庭瑞薦。召除籍田令。中丞何澹所生父繼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下太常百官雜議。祖儉貽書宰相曰。禮曰爲伋也者。妻者。是爲白也。母。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將不謂之母而謂之何中丞。爲風憲首。而以不孝令百僚。何觀焉。除司農簿。已而乞補外。通判台州。寧宗即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寔用。

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冑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邪。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有所論列。則丞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丞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爲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邪。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文。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

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替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湊。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竇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寔寡也。疏既上。東掖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因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駟。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爲寬恩。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有之前日。大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

外萬一即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臣竊爲陛下惜之。上問祖
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侂冑謂人曰。復有
救祖儉者。處以新州矣。衆莫敢出口。有謂侂冑曰。自趙丞
相去天下已切。又救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益怨重。曷
若少徙內地。侂冑亦悟。祖儉至廬陵。將趨嶺。得旨改送吉州。
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
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
羣小之爲。不能一言以報効。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羣小而
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閒時。寧如在水火
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在謫
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爲踰嶺之備。嘗
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

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爲文有大愚集。

書問雜文

先生答呂子約書云。學者之病。隨其氣質。千種萬態。何可勝窮。至於各能自知。能用力處。其致則一。唐虞三代盛時。邪說誣行。不作。民生其間。漸於聖人之化。自無昏塞之氣。乖薄之質。其遷善遠罪之處。不謀同方。雖然。自下升高。積小致大。縱令不跌不止。猶當次第而進。便欲無過。夫豈易有。以夫子之天縱。曾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賡之在前。忽然在後。顏子之粹。而猶若是。如有所立。卓爾之地。竭其才而未能進。此豈可遽言乎。然闢端發足。不可不謹。養正涉邪。則當早辨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如泉日流。誰得而禦之。今之學者。氣不至甚塞。質不至甚薄。鄉善之志。號爲篤切。

鞭勉已至。循省已熟。乃日。因於茫然之元。而無所至。止是。豈非其志有所陷。學有所蔽。而然耶。臨深履冰。此古人實處。浴沂之詠。曲肱陋巷之樂。與此不相悖。違。豈今之學失其正。無所至。止。謬生疑懼。浪爲艱難者。所可同日道哉。二書皆言近實。似知其病。考其要歸。乃非實省。但循此轍。恐成坐玩。歲月終無近實時耳。愚見如此。若謂不然。後便幸有以見教。

按子約師事其兄。未嘗他有所師。而予先生及朱子皆嘗問學。若先生此書訓示切直。固以弟子畜之矣。考亭淵源錄列之弟子。其實子約亦未嘗師考亭。而子約問學于先生。爲尤宜考陳止齋集中有答丁子齊書云。聞子約見子靜。陸太不受其砭。又是意氣未除。子約之凝滯。非陸太不能剖斷得下。其他空疎之人。又不可入其陶冶。揚敬仲尊

禮子靜如沫。泗此必有以得其心者。曾往扣其本末。不止齋言如此。蓋子約學於其兄。則尊史記而務事功。問於朱子。則求經義而尋章句。皆子約所樂習而易于見長。惟先生此書指爲志陷學蔽而教以近實。蓋先生所謂刀鋸鼎鑊功夫。宜其未能即契。然子約是先生後立朝剛正。卒以定言受謫。非有得於實學者。不能揚慈湖嘗作莫呂子約辭稱其學雖畧異。大致則同。其辭云。承議郎楊某謹遣致一奠之禮於故友人呂兄子約。寺丞天地之間。聲同者相應。氣同者相求。心同者相知。夫人生而有耳目鼻口四肢者。必其皆同。惻隱同。羞惡同。恭敬同。是非而獨謂必心同而後相知。此有其故。人性自善。人心自同。惟氣稟異所教習異。枝分派流。始有不可勝窮之同。哀哀子約。我心則同。

問學雖畧異。大致則同。所同者何。其好善同。見義忘利同。學不以口而以心同。夫天下惟有斯義而已矣。是故子約誠意篤志。深知乎某之心。某敬子約。敬子約不以利奪其義之胸中。夫是以承訃望哭。如對清明之神。雅正之容。病質莫奔。絨衾寫衷。中間合離如風轉蓬。不復多述。惟哭其同。此同萬古無窮。此哀亦萬古無窮。觀此可知其所得矣。

邵機宜叔誼

邵叔誼名未詳。浙江人。官階所至無可考。王謙仲蘭帥江西時。叔誼在其幕中。主管機宜文字。先生與謙仲在勅局時。爲同官。故相往來。叔誼因從先生問學。嘗述先生語。頗失本旨。先生答云。此非某之言。乃邵機宜之言云云。誨語懇切。叔誼亦嘗問學於朱子。故先生與叔誼第二書末及之。朱子集中

作邵叔義

先生與邵叔誼第一書云。前日竊聞嘗以夫子所論齊景公
夷叔齊之說。定命以祛俗惑。至今嘆服。不能殫忘。笑談之
間。度越如此。輔之切磋。何可當也。充其所見。推其所爲。勿息
勿盡。益著益察。日跡於統一之地。是所望於君子。夷齊未足
言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
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
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
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僞之辨也。豈唯辨諸其
身。人之賢。善。書之。正。僞。舉不逃於此矣。自有諸已。至於大而
化之。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
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增加馴積。水漸木升。固月異。

而。歲。不。同。然。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疎。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爲。物。不。貳。此。之。謂。也。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決。顏。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止。蓋。惜。之。於。既。亡。其。後。曾。子。亦。無。疑。於。夫。子。之。道。然。且。謂。爲。魯。在。柴。愚。師。辟。之。間。素。所。蓄。積。又。安。敢。望。顏。子。哉。曾。子。之。於。顏。顏。之。於。夫。子。固。自。有。次。第。然。而。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雖。夫。子。不。能。逃。於。曾。子。矣。豈。唯。曾。子。哉。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丘。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逃。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爲。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

已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鈞是人也。已私安有不可克者。顧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克耳。

先生與邵叔誼第二書云。教以向來爲學本末。又加詳於前日所聞。甚幸。但敘述愚言。處則盡失其實。便須認爲已物一句。尤害義理。誠如此。可謂罪人處矣。前來所說。猶是竊盜。此舉遂爲強盜。爲強盜而不謀。豈可容於世哉。初一再見時。頗覺左右好隨。卽爲數語。述所聞。每乖其實。既得旬日之款。意必已悟前非。不謂又作此等語。乃復甚於初時。此卽病證之大者。夫今不治。必爲痼疾。豈更可言爲學哉。此心苟得其正。聽言發言。皆得其正。聽人之言而不得其正。乃其心之不正也。一人言之。衆人聽之。使衆人各述其所聽。則必不奔。非言者之異也。聽者之異也。來書之至此。問友朋觀之。皆駭而問。

曰。何爲有此言。因答之曰。是非吾言也。邵機宜之言也。某屢言先立乎其大者。又嘗申之曰。誠能立乎其大者。必不相隨。而爲此言矣。屢言仁以爲己任。又嘗申之曰。誠仁以爲己任。必不相隨。而爲此言矣。蓋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假令記憶言辭。盡無差爽。猶無益而有害。况大乖其旨。盡失其實。邪。向來造見對語。移時初聞。頗覺左右之心。不能無礙。既而發明此理。稍相切磋。殊覺小快。及再相見。接語之間。已覺非復前日矣。是後相從。雖累日。衆中泛語。終不得獨相叩問。茲得來示。方知窳窳如初。此乃向來不得真實。師友講貫傳授。類皆虛見空言。徒增謬妄。今能盡棄前非。務明正理。則此心之實。此理之明。誰得而蔽之。某前書所以相勉者。可謂至矣。幸復熟而究切之也。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然其辭氣。

窘束或恐可療也。某復書又加明暢。併錄往。幸精觀之。

楊漕使楫

楊楫字通老。福建長溪人。初學於朱子。復問學於先生。其歸也。先生爲序以送之。云。學所以開人之蔽。而致其知。學而不如其方。則反以滋其蔽。諸子百家。往往以仁義道德爲說。然而卒爲異端。而畔於皇極者。以其不能無蔽焉耳。長溪楊楫。通老忠實。懇到有志於學。相見雖未久。而其切磋於此。甚力。於其歸書以勉之。按考亭淵源錄云。楫登淳熙五年進士。歷司農寺主簿。奏劄論進君子。退小人。勿徇左右干請。以重中書之權。飭執政之臣。可相濟。以任憂時之責。獎廉靜之操。絕奔競之風。遷國子博士。出知安慶府。除湖南路提點刑獄。移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嘉定六年卒於官。有奏議及悅堂文。

集行於世。人稱爲悅堂先生。

陳蕃叟武

於越國志

陳武字蕃叟。君舉之從弟也。從君舉入太學。與蔡幼學齊名。東萊以告芮祭酒曰。此皆永嘉新進。不可不收拾者也。君舉訪東萊。東萊語以春秋一題。且言破意就試。果出此題。君舉以語蕃叟。皆徑用之。遂中同榜。然君舉好坡公文。而蕃叟弗善也。其文自成一體。蕃叟後亦入黨籍。

按宋史僞學之禁爲首者。趙留周王四人外。自朱熹徐誼而下。至呂祖泰共五十五人。陳武列在三十二。居袁燮之次。而宋史無傳。浙志云云。不足傳信。試前授題。特異越人。近年陋習。宋時安得有此蕃叟之文。與蔡文懿齊名。方且

上薄坡公豈不能自取科第東萊暗中摸索能識陸子豈不能識君舉兄弟何必先投題為物色地且乾道八年尤文簡知貢舉東萊特同考官安能預定題目而出之哉又按君舉於陸子在師友之間觀陸子與君舉書及君舉贈黃元吉詩可見若蓄叟則請業請益而自僭於弟子之列者也陸子與子宜書云端卿蓄叟成之津也諸公自相講切皆自謂有益某觀之甚不謂然又云蓄叟相見始恐懼而又不能翻然益切磋之若欲矣

陸子學譜卷之九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紱編

平越王士俊校

弟子四

劉少保伯正

宋史本傳

劉伯正字直卿，饒州餘干人。父簡，爲丞相趙汝愚客，嘗書慶曆四諫奏議授伯正。而伯正以開禧元年舉進士，調太平主簿，通判東陽軍，辟荆湖制置司機宜兩浙轉運司主管公事。歷軍器將作太府三監主簿，樞密院編修官，兵部郎官，監察御史。有事於明堂，雷電忽至，執事者鮮不離次。伯正立殿下。

竺笏儼然敷色不動帝遂以大任期之遷左司諫疏言兵籍
窳廣糧餉益艱請豫備軍食又言銓選財計刑獄之積敝乞
以頌治之心而急董正治官之圖以勤政之恩而嚴察計吏
之法又言所憂非一而急務之當慮者有三曰申飭邊備區
處流民隄防姦盜帝皆善其言升右正言及華文閣待制知
廣州兼廣東經畧安撫使召見賜金帶鞍馬改轉運使以寶
章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召爲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遷吏部
侍郎兼侍講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權刑部尚
書兼侍讀淳祐四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
知政事其拜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孫起予言罷授資政殿
學士提舉洞霄宮監察御史蔡次傳言之降一官尋復舊官
致仕卒贈正奉大夫加少保時論謂伯正立朝以靜重鎮浮

不求名與善藏其用云

按林公庭梯江西通志伯正名泌其舊名而後以字行
耶人稱爲嘉泰進士今史稱開禧進士科分亦殊而陸子
集中與徐子宜書亦稱其字爲伯正云劉伯正嘗相聚否
聞其莊整乃是有進不及作書煩爲致意云云林志敘伯
正官階甚畧止云歷官郡縣堂省部院然與史傳所稱頗
合其並稱爲餘千人則無異也林志又稱其以母老乞養
常爲母祈壽甘露三降庭楸云

項龍岡安世

宋史本傳

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淳熙二年進士召試
除秘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言陛下仁足

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羣臣而不能
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
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
必有油然而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
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反掌間。爾疏入不報。安世遺
宰相留正書求去。尋遷校書郎。寧宗即位。詔求言。安世應詔
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
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
孰為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為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少。
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
建炎紹興以來。至乾道淳熙。其所增幾何。陛下試命內外羣
臣。有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好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

械之費幾何。嬪嬙宦寺廩給之費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之費幾何。陛下必自知其爲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耐誦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宮中之嬪嬙宦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宜省則省之。宮中既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從風而省。奔走不服。簡樸成風。民志堅定。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爲也。復祖宗之業。

雪人神之憤。惟吾所爲。無不可者。時朱熹召至闕。未幾于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爲此。駭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渡。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召。畀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內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爲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爲黨罷。安世素善吳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

荆渚安世方丁內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爲侂冑所惡安世因貽侂冑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侂冑大喜曰項平父乃爾閒暇遂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全國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高悅等與金人力戰馬雄獲萬戶周勝獲千戶安世第其功以開獵代叔似爲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宣撫使又升太府卿有宣撫幕官王度者吳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好擄掠獵斬其爲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於大別寺獵聞於朝安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爲湖南總運判官未上用臺章奪職而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他書多行於世

書問

先生答項平甫書云。孟子樞苗一段。大槩治助長之病。真能
不忘。亦不必引用耘苗。凡此皆奸論辭語之病。然此等不講
明終是爲心之累。一處不穩當。他時引起無限疑惑。凡此皆
是英爽能作文好議論者。多有此病。若是朴拙之人。此病自
少。所以剛毅木訥近仁。而曾子之魯。乃能傳夫子之道。凡人
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真知
之。却只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明辨其未知處
耳。

按莽宗淳熙九年。先生任國子正。平甫奉親之官。越中多
見先生高弟。又嘗受傳于淵。發遂以書來問學。自謂心
師之久。不可不以尺紙布萬一。明年復以書來。謂欲望尊

慈特賜指教。詳見先生年譜。然譜謂答書不傳。集中此書不知是何時所答。平甫信服先生。踰於朱子。嘗致書朱子。推尊先生。朱子答之。有云。所語陸園正語。三復爽然。是以其言爲是也。又云。子靜專於尊德性而已。於道問學過多。詳見年譜。然平甫始終信服先生之教。朱子病篤時答平甫書。有相見無期。不得面講。使平甫尚不能無疑於當世諸儒之論。此爲恨恨之語。蓋平甫雖兼師朱陸。尤信陸學。故朱子云云也。

傅通守夢泉

傳聖謨仲昭齊賢克明附

祠堂記畧

包文肅公板撰

先君子受學於陸象山先生。邑中同志者。時則有若傅公子淵。聖謨。仲昭。齊賢。克明。諸前輩。而象山尤屬意者。必首屈子

淵指益公爲人機警敏悟。疏通洞達。匪獨象山愛之。南軒晦菴咸以爲老友。公嘗語人曰。人生天地間。自有卓卓不可磨滅者。在果能於此涵養於此擴充。良心善端。交暢橫發。塞乎宇宙。貫乎古今。其生平類如此。宰寧都。素憚難治。公至。一化以道不踰年。而不變。潭帥周文忠公稱其政有光前耀後之休。雖西漢循吏未足比。云遷清江。通守紀綱。方振。遽卒於官。後四十七年。其從子臨川縣尉涌請於使者。上達殿陛。崇祀鄉賢。後建祠於族之玉虛觀側。俾子弟以時祀焉。公名夢泉。號若水。子淵其字也。登紹熙二年進士。所著有石鼓文。嘗講學曾潭之許。學者稱曾潭先生。

按子淵卒於官。部使者請于朝。祀于鄉賢祠。又建專祠。真文忠跋其行狀。謂縣大夫繪像祀于學宮。身後之榮如此。

而陳建作學部通辨。誣爲失心以死。世有失心以死者。身後能如是乎。則陳建之自失其心焉耳。

事蹟書間行狀跋

傅子雲錄先生語云。傅子淵請教。乞簡省一語。答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後見其與陳君舉書中曰。是則全掩其非。非則全掩其是。此是語病中。又云。淵節而疏。目旨高而超。淡甚佳。淵節而疏。目子淵好。想在此。病亦在此。又云。子淵引大文範。細密。子淵能兼文範之細密。文範能兼子淵之弘大。則非細也。嚴松云。先生於門人。最屬意者。惟傅子淵。初子淵請教。先生有良背行庭。燕我無物之說。後子淵謂其舊登南軒晦菴之門。爲二說所礙。十年不可。先生之說。及分教。衡陽三年。乃始信。後聞先生臨終前數日。有自衡陽來。呈

子淵與周益公論道五書先生手不釋卷嘆曰子淵擒龍打鳳底手段。

先生答傅子淵書云三復來書義利之辨可謂明矣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讀書者多忽此謂爲易曉故躐等陵節所談益高而無補於實行今子淵知致辨於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易之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中庸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某之所願從事而願與朋友共之者是後新工與見南軒所得願悉以見警書尾善則速遠過則遠改之語固應如是然善與過恐非一旦所能盡知賢如蘧伯玉猶欲寡其過而未能

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載夫子稱顏子好學。易大傳稱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乃自其好學而能然。今于淵所謂遷善改過。雖無一旦盡知之心。然觀其辭意。亦微傷輕易矣。愚見如此。于淵以爲何如。

又書云。于淵判別得義利甚明白。從此加工。宜其日進。但不可他有眩惑耳。如來書集義之說。已似有少眩惑。蓋孟子所謂集義者。乃積善耳。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荀卿積善成德之說。亦不悖理。若如近來腐儒所謂集義者。乃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也。諸非紙筆可盡。當遲面剖。

又有書云。日進從者之來。想失賢卽家事未易區處。建昌問學者鮮多。亦多繆妄。近符生敘者。輒以書肆其無知之談。此

輩庸妄無知。無足多怪。獨怪其敢爾恣肆。無忌憚耳。吾嘗謂一種無知庸人。難於篤鑿。往往累人。事楊朱則銳置楊朱。事墨翟則銳置墨翟。不明者往往歸咎其師。不知其爲師者亦誠寬也。此等固不足道。然義亦不當容其恣肆耳。吾子淵不得。不任其責。

又有書云。比來屈山良有日新之證。惜不得與子淵共之。以朋友講習而說。有朋自遠方來而樂。不可以泛觀料想而解。當有事實。吾人不幸生於後世。不得親見聖人而師承之。故氣血向衰而後至此。雖然。朝聞道夕死可矣。今能至此。其被聖人之澤。豈不厚。而其爲幸。豈不大哉。何時一來。快此傾。先生與劉潛使書云。傅子淵在衡陽。士人歸之。太守亦甚。之。但向來有一二同官不相樂。頗有違言。然子淵處之裕。

也。

真文忠公德秀作建昌三傳行狀跋云士有爵位竊於朝而名不見齒於其鄉之父老事業彰於世而行不足以服其家之位奴蓋贊立者易能素積者難揜故也傅氏三君子或仕幾達而不年或方仕而遽已或終其身未嘗仕然其德譽藹於州閭學問稱於師友其歿也縣大夫至繪像於學而祠之此可以苟得乎哉記曰微之顯識之不可揜詎弗信夫

按西山所謂仕幾達而不年者于淵也蓋于淵令寧都循卓之昏聞於當軸甫遷別駕而遽卒也

傅聖謨說一人啓事有云見室而高下異共天而寒暑殊先生稱意思好聖謨言文字體面大不小家先生云某只是見此好聖謨有許多說話

先生答傅聖謨書云。不假推尋。擬度之說。殆病於向者推尋。擬度之妄。已而知其非。遂安之。以爲道在於是。必謂不假推尋。爲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賸。索隱。鈞溪。致遠者。爲非道。邪。必謂不假擬度。爲道。則是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者。爲非道。邪。謂即身是道。則是有身者。皆爲有道。邪。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謂悠悠日復一日。不能堪任。重道遠之寄。此非道也。貧窶不能不爲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而不厭。憂之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箪食瓢飲。不改其樂。肘見纓絕。不以爲病者。道當如是。故也。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築巖。釣渭者。此所以糊其口也。夫子絕糧。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聲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纓。曾子易箠。乃在垂死而從容。若此。貧孰與。

死而云爲累。無乃未得爲聞道者乎。以聖謨之英敏而不知此。無乃未之思乎。無乃向之所謂道者。反所以爲道之蔽而然乎。

又嘗云。得書喜聞所學之進。然前書所欲致區區者。終未蒙省錄。聖謨能就前書所論者。有實省處。則今日之病。不待繁言而自解。吾道當自此而明矣。作文特吾人餘事。從事其間。而又由莽。是謂執事不敬。若如來書之意。則幾於陋矣。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顏淵問爲邦。夫子告以四代之事。孟子闢楊墨。自比於禹之抑洪水。此皆聖謨所宜以爲標的者。文字間又何足以汨沒聖謨乎。

又書云。聖謨能知始志之非正。極可吾緣患。故而有其志。固宜未得其正。既就學問。豈可不知其非。大抵學者。且當論志。

不必遽論所到所志之正不正如二人居荆楊一人聞南海之富象犀其志欲往一人聞京華之美風教其志欲往則他日之間途各行窮日之力者所歸已分於此時矣若其所到則歲月有久近工力有勤怠緩急氣稟有厚薄昏明強柔利鈍之殊特未可遽論也近來學者多有虛見虛說實迷渺茫不肯就實原其所以皆是學無師授聞見雜駁而條貫統紀之不明凡所傳習無成或亂此一節又不與其志來書意識之謬天地相似之間皆坐此也讀書須是章句分斷方可尋其志旨與天地相似之語出於繁辭自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是一大段須明其章句大約知此段本言何事方可理會觀今人之用其語者皆是斷章取義難以商確試因聖謨從心所欲不論矩之說畧言聖人賢人衆人有當致

疑之處如至誠無息而顏淵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不知日月至者其所至之地與不違之地同乎不同不違之地與無息之地同乎不同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若思誠者但是未能不思不勉耳豈皆不得皆不中但未能盡誠未可以擅誠之名耳豈是皆不誠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凡此皆泛言誠不專指聖人也今之學者豈皆不誠不知思誠時所得所中者與聖人同乎不同若其果同則是濫觴與溟渤皆水也則大小廣狹淺深之辨亦自不害其爲同第未知所謂同者其果同乎故嘗謂其不同處古人分明說定等級差次不可淆亂亦不難曉亦無可疑獨其所謂同者須是真實分明見得是同乃可不然却當致疑而求明也若如此理會則已明白與未明白者不應致

與合致疑者兩處不相滄雜。學問自得要領，不爲泛然無
籍之言所惑。已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辨以求
之。如此則誰得而禦之。聖謨非特其志之病，亦坐聞見之陋。
條貫統紀之未明，故某前數書多每處解釋如授小兒以聖
謨之聰明。夫豈少此。蓋亦漸於陋習，膠於謬說，不能不惑亂
而至此也。若明知向來聞見之陋，從頭據實理會，則古人之
訓吾心之靈，當會通處多矣。今此之言，殆爲芻狗耳。發諸書
畢後，寫此書體倦殊草率，試罷能一來乎。

傅仲昭嘗見廖懋卿坐間寂寂，因言其必未能自拔。先生聞
之，因與廖幼卿書云：此不爲深害，朋友間迫之太甚，罪之太
切，則又反爲害矣。蓋仲昭克治之嚴，與先生誘教之善，可以
互參矣。詳見先生與幼卿書。

先生與傅齊賢書云。義理未嘗不廣大。能惟義理之歸。則尚何窠穴之私哉。心苟不蔽於物欲。則義理其固有也。亦何爲而茫然哉。蔽不真徹。則區區之意。殆虛設也。幸勉旃。毋以自屈。

先生與傅克明書云。見所與毛君書。及顏淵善言德行論。知爲學不懈。大旨不畔。尤以爲慰。然學不親師友。則斯文未昭著處。誠難責於常才。獨私意未能泯絕。當責大志。今時士人讀書。其志在於學場屋之文。以取科第。安能有大志。其間好事者。因書冊見前輩議論。起爲學之志者。亦豈能專純不專心。致志則所謂鄉學者。未免悠悠。一出一入。私意是舉。世所溺平生所習。豈容以悠悠。一出一入之學而知之哉。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警寇。則此

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習如見見之
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知至乃謂之先立乎其大
者何時合并以究此懷

包少師揚 兄約弟遜

事蹟書問

包揚字顯道以克名堂人稱克堂先生建昌南城縣人以子
恢貴贈太子少師兄約字詳道弟遜字敏道兄弟皆嘗學於
先生既而從朱文公游揚嘗錄文公論文之語爲文說一卷
其論學則篤信先生之言錄先生語爲一卷嘗謂人不務躬
行踐履而專於講說誦習者必至充塞仁義朱文公浣疾其
說嘗謂顯道輩便是清虛寂滅陷溺其心劉子澄輩便是務
求博雜陷溺其心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聖賢之心直是如此
蔡季通被罪詹元善爲調護朱文公初亦欲與經營顯道因
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文公嘉之且云顯道說得自好未知
當局如何

文公嘗謂詳道資稟篤實誠所受重所與顯道講論竊恐却
與去歲未相見時所見一般蓋熟處難忘所驟聞者未能遽
入而復失之耳蓋詳道顯道皆先事陸子後乃兼問學于朱
子故朱子云爾然包氏弟兄固終身篤信先生之說非失之
也顯道記先生語云子因隨衆畧說些子閑話先生少頃曰
顯道今知非否某答曰畧知先生曰須要深知畧知不得顯
道每常愛說閑話

又云詳道書好文字亦好純人專不中不遠

嚴松錄先生語云先生一夕步月喟然而嘆包敏道待問曰
先生何嘆曰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
自擔擱奈何包曰勢既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
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
解且道天地間有箇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便減
得些子

先生與包詳道書云人生天地間氣有清濁心有智愚行有
賢不肖必以二塗總之則宜賢者心必智氣必清不肖者心
必愚氣必濁而乃有大不然者乘軍陵犯汗穢淫邪之行常
情之所羞所惡者乃或縱情甘心而爲之此所謂行之不肖
者也於此有所不敢爲有所不忍爲有所不肖爲而每求其
是者正者善者而爲之雖未能必是必正必善而其志則然

日履之間。蓋與向所謂不肖者背而馳也。是亦可謂行之昏者也。行之不肖。固爲愚矣。謂不肖者爲愚。則反是者亦可謂之智。然行之不肖者。則或耳目聰明。心思慧巧。習技藝。則易能語理。致則易曉人情世態。多所通達。其習於書史者。雖使之論道術之邪正。語政治之得失。尚人品之高下。決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亦能得其髣髴。彼固不能知其真。得其實。而其精微。臻其底蘊。而其揣摩傳會之巧。亦足以惑感人之耳目。而欺未明者之心。玩之而有味。稽之而有證。非知言之人。殆未可謂不難辨也。至其行之賢者。則或智慮短淺。精神昏昧。重以間見之狹陋。漸習之庸鄙。則其于慧巧者之所辨。渾然曾不能知。甚至於如荀卿所謂門庭之間。猶可誣欺焉。道術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品之高下。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

尚何所復望其判白黑於其間哉。利誘而害怵。刑驅而勢迫。雖使之如商邱。開之赴水火。蓋未必不可也。理不可以泥言而求。而非言亦無以喻理。道不可以執說而取。而非說亦無以明道。理之衆多。則言不可以一方指。道之廣大。則說不可以一體觀。昔人著述之說。當世講習之言。雖以英傑明敏之資。盤旋嵌嵌於其間。尚患是非之莫辨。邪正之莫分。亂真之似。失實之名。一有所蔽。而天地爲之易位。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於聖賢之言。一失其指。則倒行逆施。弊有不可勝言者。况於短淺之智慮。昏昧之精神。狹陋之聞見。庸鄙之漸習。一旦駭於荒唐。繆悠之說。驚於詭譎。怪誕之辭。則其類類然。之狀。可勝言哉。正使與之誦唐虞之書。詠商周之詩。殆亦未必不指汗沱爲滄海。謂邱垤爲嵩華。况又雜之以不正之言。

亦安得而不狼狽哉。當其猖狂惶駭之時。蓋不必明者而後
知其緣也。由是而言。則所謂清濁智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
賢不肖論也。觀詳道之素。亦可謂行之賢者也。然某之竊所
憂者。蓋以其氣之不得爲清。而心之不得爲智。聞見之不博。
而漸習之未洪。一有所駭。而莫克自定。止之者不一二。而驅
之者八九。其所當論者。蓋在清濁智愚之間。而不在于道術
之際也。不論其始之謬。以求復其常。而悉精殫力於道術。是
非之際。此其所以愈驚而愈遠也。詳道始至此。其說蓋甚怪。
然某觀詳道之質本甚淳樸。非能自爲此怪說也。使生治古
盛時康術學壞之語。中林肅肅之行。未必不優爲之也。一溺
於流俗。再眩於怪說。狼狽可憐之狀。遂至於此。凡所以相告
者。不過明怪說之妄。欲詳道之知其非。而復其常也。所慮者。

通疏曉了之人少。狂妄迷惑之人多。則其相與推激。而至於風波荆棘陷穽之地者。必衆。詳道氣之未清。心之未智。則殆將鼓舞倡和於其間。又安能知其非。而自免於此耶。今詳道日履之間。所謂行之賢者。固未嘗自失。獨不幸悉心畢力以講術業。而不能自免於迷惑。今但能退而論於智愚清濁之間。則是惑庶幾乎自解矣。道術之是非邪正。徐而論之。未晚也。當局者迷。旁觀者審。用心急者多不曉。用心平者多曉了。英爽者用心一緊。亦且顛倒眩惑。况昏鈍者。豈可緊用心耶。昆仲向學之志甚勤。所甚病者。是不合相推激。得用心太緊耳。幾先嘗說。諸公所謂退步。乃是進步耳。此公却胸襟曉了。儘不在妄。其時昔之所患。在於徇俗自安。不向進耳。使其聞正言而知懼。知勉。却不至於繆戾也。

又答詳道書云。承論爲學日益。良愜所望。鄉來清濁智愚之說。願無棄鄙言。時一閱之。或有所啓也。人之省過不可激烈。激烈者必非深至。多是虛作一場節目。殊無長味。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以後看來。當亦自知其未始有異於初。徒自生枝節耳。若是平淡中寔省。則自然優游寬裕。體脉自汙矣。又書云。學問日進甚善。甚善爲學。固無窮也。然病之大端。不可不講。常人之病。多在於點。逐利縱欲。不鄉理道。或附託以他其好。或誦侮以逞其意。皆點之病也。求諸疑者。固無是矣。然於其所聽而不明乎擇。苟於所隨而不審於思。覲覲於非。所可俯借。妄於非所能至。失常犯分。貽笑召侮。則癡之爲病。又可勝言哉。詳道之病。想已自知其大概。第未可自謂已知之矣。當於日用出言措意之間。精觀密考。使有日改月化之。

效。或庶幾其可瘳也。如自謂吾已知之矣。則是癩自若也。來書云。方獲自知之審。若使其代言。必曰。僅能自知。言心聲也。不可託之以立詞之不善。當知是本根之病。能於此有感。則自可觸類而長矣。

又答書云。爲學日遠。尤以爲喜。詳道天資淳真。但不爲夸詐者所惑。亦自有過人處。文采縱不足。亦非大患。况學之不已。豈有不能者。獨恐無益友相助耳。秋試後能相過。當叩所得。某年來氣血殊憊。頗務養息。然亦不遂所志。五月來。教授兄一病。殊可畏。近乃向安。此數日。尤加強。可喜。家間聚指之衆。尊幼中不能不時有疾病。令人勤念耳。其貧窘又益甚。幸諸兄相聚。所講皆其所以處此者。故氣象和裕。人亦不知其如此耳。得諸公書。開益良多。第倦甚。作復不能。宜究所請。文之。

紙筆所傳豈如面承也

又答書云垂諭新工以是未能寬裕所以費力處多優而乘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此數語不可不熟味於己於人當皆如此若能若此靜處應事讀書接人皆當有益優游寬容却不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恐詳道所謂奮迅者或不免助長之患愚見如此不識以爲何如

又與書云近嘗得李季遠書感懷別後爲學工夫大抵以爲朝夕不懈涵泳甚有日新之意又以詳道力以本無事之說排之渠又論不可無事之故其復書云所示與詳道議論不合之處皆是講學不明人持所見以爲說用相切磋殆如兒戲今此得信又有與敏道異同之論要亦是兒戲耳精勤不

併有涵泳玩索之處。此亦是平常本分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說排之。如讀書接事間。見有理會不得處。却加窮究理會。亦是本分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若他持此說者。元無著實。但是虛意。駕說立議論。初無益於事實。亦須窮見其底蘊。只就他虛意無實處理會。豈可以一說攻一說。如詳道來書。甚見已學不明。但執虛說之病。所與敏道書則一截。敏道工夫處。却自分明。及至豈有要尋方畧踐一行之語。此病又見如敏道所論。亦嘗至此間言之。某但與敏道說。此皆是閑說話。皆緣不自就身已著實做工夫。所以一向好閑議論。閑議論實無益於己。亦豈解有明白處。須是自如此等說話。是閑議論。方有就已向實工夫涵養講究。却是本分事。

又與書云。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為能明此理耳。此

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與近時一種事唇吻闊圖度者天淵不侔燕越異向事唇吻闊圖度之人本於質之不美識之不明重以相習而成風反不如隨世習者其過惡易於整救圖度不已其失心愈甚省後看來真登龍斷之幾丈夫實可慚取若能猛省勇改則天之所予以予我者非由外鑠不俟他求能敬保護養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誰得而禦

先生與包顯道書云得曹立之書云晦菴報渠云包顯道猶有讀書親師友是充塞仁義之說註云乃楊丞在南豐親聞其語故晦菴與其書亦云包顯道尚持初說深所未喻某答書云此公平時好立虛論須相聚時稍減其性近却不曾通書不知今如何也來書云叩楊丞所學只是躬行踐履讀聖

賢書如此而已。觀如此而已之辭。晦卷之所報。殆不妄矣。不知既能躬行踐履。讀聖賢書。更有甚不得成。今顯道之學。可謂奇怪矣。

先生與包敏道書云。昆仲爲學。不患無志。患在好進欲速。反以自病。聞說日來愈更收斂。定帖甚爲之喜。若能定帖。自能量力。隨分循循。以進。儻是吾力之所不能及。而強進焉。亦安能有進。徒取折傷困吝而已。

其第二書云。小家兄疾嗽驟作。殊令人驚。今幸安愈。滋蘭朋友相聚。爲况不減疇昔。元明綜家務。時到槐堂。亦不甚得作文字。然氣宇超邁。殊不湮沒。差強人意。但恐久不就學。則不能成其器耳。諸姪節前常作文節。後殊不及作。亦是事多。世昌教諸小子。又自有道理。諸子亦疊疊不厭。就中春弟伎倆。

尤進制子四月間來滋蘭住得旬日歸後又加進初時與春弟慕春弟頗不能及今年乃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慕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只在其精神之盛衰耳逢子常出讀書亦頗識字百七姪近歸其文亦進過事愈有力今已如館矣武罷能一來否聞諸公定帖可喜但恐來年尚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書詞亦尚虛驕未甚穩實履德之基謙德之柄復德之本得罪於履得罪於謙難以言復矣

又答敏道書云向嘗得敏道一書書中雖無他說然詞語多不平穩未能不以為憂及得今書開讀之却覺全與舊時所得書不同大抵昆仲之病皆在銳進之處畢竟退讓安詳之人自然識羞處多今為學不長進未為大患因其銳進而至於狂妄不識羞則為惑深而為累大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

之者也。別有一種人安詳遲鈍。則只消勉之使進。往往不至有狂妄之患。至如昆仲。則最貴退讓。若不知此。則病生難救。見詳道說。欲得回字。凌遽遠此。承秋涼有肯顧之意。儻不差。遲當得面叩也。

又答書云。敏道之歸。諸書悉未及復。幾來督過。貴溪桂店桂氏一族甚盛。皆尊尚禮法。往年新開書院。欲延賢師。其子弟德輝者。今夏處茅堂。稍久。志向甚正。今其長上遣德輝詣仙里。屈顯道以主新書院。來此求書。應天山書堂已就。某來歲携二子滋蘭其上。渠家書院密邇此山。顯道肯來。亦可時時過從。聞其書院甚宏敞。景趣亦不惡。或有高弟。彼中亦儘可相處。得從所請。甚幸。敏道歸後。三家兄嘗語及。以爲向來澆薄爭戾之氣。頓無。自非深懲痛省。何以至此。屢加款實。雖姪

輩議論亦然。乃知在彼無惡在此無敦。固然之理也。

入答書云。爲學無他。謬巧但要理明。氣精動皆聽於義理。不任已私耳。此理誠明。踐履不替。則氣質不美者無不變化。此乃至理不言而信。詩曰。泰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來書所述未能臻此。平時氣質復浮濫於筆間矣。幸益勉之。至望二賢兄。此來皆非復吳下阿蒙矣。

又與書云。私意與公理。利欲與道義。其勢不兩立。從其大體與從其小體。亦在人耳。勉旃。毋多談潛。雖伏矣。亦北之昭不可檢也。不可說也。二賢兄亦不及答書意。不殊此大人之事。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割慈管之見。蕩其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豈不快哉。豈不樂哉。若諸公所喜者。皆是專於向道。與溺私欲不同耳。固是

各有病痛。須索商量。但比之足下。則相懸耳。如幾先所謂萬事隨緣者。政所謂習氣使然也。吾人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豈肯作此等語也。不及答諸公書。幸以此示之。

敏道祭先生文畧云。維吾先生天稟絕異。洞萬古心。徹先聖秘。先立其大。須臾不離。日累月積。仁熟功熙。無偏無黨。不識不知。一順斯理。終日怡怡。雖和非惠。雖清非夷。豈尹之任。幾聖之時。益其推崇如此。

顯道作先生贊云。辭莫蝕真。會當一正。刻百家偽。藥千古病。發人本心。全人性命。一洗佛老的傳。鄒孟。

真西山集中有跋包敏道講義一首云。紹定己丑之孟夏。盱江包君敏道過于粵山之麓。縣尹宋侯聞其名。延致庠校。發

孫孟氏要指予亦陪末坐焉。是日邑官泊學子會於堂上者凡百數十人。聞君講說莫不聳動歎未嘗有越異日子復屈致家塾。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之尚志爲兒輩言之。次論人性之善所以可爲堯舜者。明白切至。聽者訥然忘倦。蓋君早從朱陸二先生游。得諸傳授者既甚的。而家庭伯仲自相師友。切劘講貫。壯老如一。故其所造益以超詣。今年七十有八矣。浩然之氣畧不少衰。稱人廣坐。音吐清暢。隨問擊答。往往破的。昔晦菴先生嘗講於玉山縣學。發明四端之旨。幸惠學者至深。象山先生亦嘗講於廬山白鹿之書堂。分別義利。聞者或至流涕。某生晚不及拜二先生。而獲聞一足以識其師傳之所自矣。學長吳千兕等將以學俾書其後。不得辭。君名遜敏。道字也。